

<<如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如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655671

10位ISBN编号：7500655673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作者：刘心武

页数：22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如意>>

内容概要

《如意》精选了刘心武中短篇小说共4篇，分别是《如意》、《蓝夜叉》、《小墩子》、《泼妇鸡丁》。

## 作者简介

刘心武，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。  
1950年后定居北京。  
曾当过中学教师、出版社编辑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  
195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。  
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，被认为是“伤痕文学”发轫之作，引起轰动。  
后来发表的纪实作品《5·19长镜头》、《公共汽车咏叹调》，再次引起轰动。  
1986-1987年在《收获》、杂志开辟《私人照相簿》专栏，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。  
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，结为多种集子。  
后来开始发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论文，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，汇编为《红楼三钗之谜》。  
同年出版《刘心武文集》八卷。  
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。  
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。  
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《树与林同在》。  
短篇小说作有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、《黑墙》、《白牙》等。  
中篇小说代表作有《如意》、《立体交叉桥》、《小墩子》等。  
长篇小说有《钟鼓楼》、《四牌楼》、《栖凤楼》、《风过耳》等。  
还一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代表作有《我是你的朋友》、《我可不怕十三岁》、《善的教育》等。  
作品多次获奖，如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；此外短篇小说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和儿童文学《看不见的朋友》、《我可不怕十三岁》都曾获全国性奖项；长篇小说《四牌楼》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名。  
至2003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共计115种。  
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英、日、法、德、俄、意、韩、瑞典、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。

<<如意>>

书籍目录

- 一 如意
- 二 蓝夜叉
- 三 小墩子
- 四 泼妇鸡丁

## &lt;&lt;如意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如意 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做操。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，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。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。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，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。我才听出来，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——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。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，我们很少联系，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，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，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。

“老曹，什么事啊？”我贴近话筒，大声地问。他性格不改，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事，总能不动声色。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。要开追悼会。想来想去，悼词还得请你写。”我周围的话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，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，我紧紧地捏住话筒，喉咙那儿突突地跳，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：“哪天死的？”

“老曹简捷地报道说：“前天。往医院送的半道上就咽气了，是心肌梗塞。收拾他的遗物，你知道他俭朴了一辈子，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。可是从他那口惟一的木箱里，发现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，包了好几层……”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里头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老曹告诉了我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心里就像有千百个琵琶在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是这个！原来……”我的心强烈地抖动着。石大爷的追悼会定于第二天下午开，我答应当晚便写好悼词，第二天请假送到学校去，并出席追悼会。

当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忘记了别的一切，只想着石大爷。秋夜是这般的静谧，静得仿佛能听出远处树叶飘落的声音。我提起笔来，满腔的哀思仿佛都汇涌到了笔尖，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。石大爷，您如果有灵，您应当驾着清风，趁着静夜，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，让我们像往昔一般促膝而坐，相见以诚……石大爷，我想您，您大概也还在惦念着我吧？

石大爷啊……我是一九六一年到学校工作的。那时候我们不少青年教师住校，每天清晨，当我们洗漱既毕，或到操场跑圈，或到树下诵读，或赴办公室备课，总会从薄雾或霞光中，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工友，在用大竹扫帚清扫校园。他个子不高，很宽的肩膀，很厚的身板，但却长着一双很明显的罗圈腿；他总是默默无言地低头徐行，一下一下很匀实地扫着。

每当看见他，我脑海中就飘过一个淡淡的念头：“啊，石大爷又扫上了……”这念头犹如一根柔弱的游丝，他的身影一从我视网膜中消失，这游丝便也消融在空气之中了。别的住校教师，对他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态度。

应当为我自己和同伴们剖白的是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起工友。管传达室的葛大爷比石大爷还老几岁，是个高瘦、囫圇的老头，据说解放前当过道士，我们就常同他打趣。

他知书识字，分发报纸信件汇款单认真负责，还很爱主动同我们谈论时事。石大爷大字不识一个，无法在传达室工作，似乎同我们缺乏一种自然的联系纽带，而他这人又极为沉默寡言，脸上的表情很呆板，难怪引不起我们的注意。

直到六二年过“五一”节的时候，我同石大爷才有了一次颇不寻常的个别接触。

## &lt;&lt;如意&gt;&gt;

那天我没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，留在学校值班，任务是每一小时沿操场的大墙巡逻一回。

石大爷的宿舍是位于操场一角的小平房，因此，不转悠时我就呆在他的屋中。

开头，我只是坐在椅子上，管自看自己带去的小说，全然不注意坐在床上捻叶子烟的石大爷是何神态。

但是，每当我坐下来看小说，石大爷就默默地往我面前的茶碗里倒茶水，这时，我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于是，当我第三次巡逻回来，便把小说搁到一边，搜索枯肠地同他闲聊起来。

我想到听校长说过，我们这所校址，几十年前是个贝勒府，当年的贝勒府总不会有这么个操场吧，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：“石大爷，当年这操场是贝勒府的什么地方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咋不知道？”

是花园。

“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《红楼梦》中的某些景致，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后四十回中的“大观园月夜警幽魂”。

于是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，在夜晚，面对着老人，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这花园里闹鬼吗？”

“咋不闹鬼？”

我就见过。

“石大爷说时，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板，叭哒叭哒不紧不慢地吸着他那半尺长的烟袋锅。

“我不信。

世界上哪有鬼呢？”

“咋不信？”

我亲眼见呢。

“那一定是您看花眼了。

鬼是没有的。

“咋没有呢？”

我见着了嘛。

“于是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，遇到这种口吻，我便又想听又不想听地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您见着的鬼什么样呢？”

“石大爷微微抬起脸，正对着我，他那略呈横圆形的脸上，依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那时候，我才你这么个岁数吧。

这贝勒府的一多半，已经归了教会的学校。

那时候操场没这么大，东半截是一排排的学生宿舍。

学生晚上撒尿撒在木桶里头，木桶就搁在排房的尽头。

我是管给学生倒尿桶的，有时候起五更就得倒。

有一天，兴许也是今儿这么个气候吧，我起得早点，往排房那儿走。

刚走拢，冷不丁见个白影儿一闪。

我挺奇怪。

那影儿像是个女的，穿着月白衫子，套着黑裙子。

你知道咱们学校打那会儿到如今都是男校，只收男生不收女生，深更半夜的，咋会跑出来一个女的呢？”

“我为表示不信，又为了壮胆，就胡乱解释说：“个别胆大的女生也是有的，她准是翻墙进来的。”

“石大爷的语调依旧平缓迟慢：“不是。

我走过去招呼：“甭藏，你出来吧！”

‘她就从墙角出来了。

乌黑的头发，雪白的脸，眼角耷拉着，嘴皮子红得像流着血……”我插嘴说：“这哪是鬼呀，这活生生是个人嘛。

“石大爷仿佛没听见我的话，愣愣地继续他的讲述：“我跟她脸对脸地站着。

## &lt;&lt;如意&gt;&gt;

我就问她：‘你是人是鬼呀？’  
说！

‘她给我鞠了一个躬，哭着说：‘大哥，我是人，我不是鬼呀……’”石大爷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。

我的心仿佛在收缩着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他吸了口烟，接下去说：“……我正疑惑呢，只听她又添上一句：‘我的命好苦哇！’

说完就转身走了。

我看见她光着脚，两脚好像离地一寸多，忽悠悠地，拐过屋角就没影儿了……”我的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，耳里响着自己放大的心音，背部忽然有一种空虚和不安全的感觉。

想到下一次的出屋巡逻，我忽然胆怯了……费了好几分钟，我才镇定下来，我想自己是青年团员，应当相信唯物主义，不能中迷信思想的毒素，便正色对石大爷说：“您当时肯定是产生了幻觉。

鬼是没有的，没有。

”但是石大爷非常顽固，他表情依旧毫无改变，继续叭哒叭哒地吸着烟，好几分钟以后才分辩说：“我咋会看错呢？

后来我想着她可怜，估摸着她准有冤情，就偷偷买了一双袜子，半夜里搁在那天遇上她的地方了。

天亮时候我去看，袜子没了。

那时辰学生们都没起床哩，不是她收走是谁收走了？

打那以后她再没现过形，兴许是报了冤仇了吧。

”这回我连背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，一时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。

“你歇歇吧。

我替你转悠去。

”石大爷站起来，拿起桌上的长筒手电，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

我把脊背抵住墙壁，努力克制着心中喷涌的恐怖。

我又气恼石大爷的迷信和固执，又感谢他对我的体贴与照顾。

但是这一夜过去以后，当天光大亮时，我对他就只剩下了落后而顽固的坏印象。

从此以后，我尽量少同石大爷接触。

二 我同石大爷再次建立关系，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。

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时兴安排听忆苦报告、吃忆苦饭、访贫问苦一类的活动。

有天我找老曹去了。

那时候他刚调到学校当党支部副书记不久，已经是现在这副又黑又瘦又老的模样，其实他当时不过刚满三十八岁。

我见了老曹就诉苦说：“还给学生们的安排什么活动呀？

忆苦饭都吃过两回了！

……”老曹沉吟地说：“再安排一次访问活动吧……”我提高嗓门说：“近处的几个典型都访问过了，往远处跑，停课更得多，还让不让学文化呀？

”老曹把头一偏说：“其实咱们学校就有可以访问的对象……”我急不可耐地问：“谁呀？

”当我听到“石大爷”三个字的回答时，简直惊住了：“他？

”老曹点点头说：“我看过他的材料，也到他宿舍跟他谈过。

他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，是个育婴堂里的弃婴，父母想必是当年的城市贫民，养活不起，就把他扔了……他在育婴堂里能活下来，除了罗圈腿，没落下别的残疾，可真是不易呀。

他长到十来岁，就被教会学校的神甫要去当了仆人，打小伺候洋鬼子，挨打受骂，干最粗最脏的活……就这么着一直熬到解放。

直到五二年这学校被政府接管，外国神甫卷起铺盖滚了蛋，他才算过上了不受剥削、压迫的生活。

我看你可以请他给同学们忆忆苦嘛。

这样近在眼前的老校工现身说法，也许比外请的人忆苦，对孩子们触动更大。

”我倒不知道石大爷原来有这么典型的血泪史。

听了老曹的建议，便去石大爷宿舍找他。

## &lt;&lt;如意&gt;&gt;

进屋时，他正准备下面片儿，要煮片儿汤吃哩。

我把来意说了，担心他会拒绝，最后特别强调：“是支部让我来请您的。”

”石大爷手里正捏着湿面团，听我说话时忘记了扯面片，任锅里的水沸腾着，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：“行呀，我就讲讲吧。”

”他到班里来讲了。

一开头，他讲得挺符合要求，虽说表情比较呆滞，语调里的感情还是很诚挚的：“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哪知道当年那洋人欺压咱的苦处……”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望着他，倾听着，我十分满意。

但是，讲了十来分钟以后，就听得出来，石大爷对当年教会学校里的两个外国神甫，在评价和感情上都很不一致：“……如今初三（二）班那教室里，地面不是还有块木头板，上着个锁吗？

那木头板底下是个台阶，通到地窖子里头去。

那时候洋人可享福了，打那欧罗巴国（他就是这么个说法）运来成箱的啤酒，就趸在那里头。

他们想喝酒了，就使唤我下去拿。

越是大暑天越想灌啤酒不是？

我一天不得下去十来趟才怪呢。

那德老爷（他指的是‘德太白’神甫，‘德太白’是这位外国神甫给自己取的汉名），我们下人背地里给他取的外号叫‘面包’，他白得像剥了皮的山药，胖得像个冬瓜。

要说懒、剥削人，德老爷跟别的洋人一个德性。

可他讲点儿仁义，使唤我们的时候，说话透着客气：“义海呀，劳驾你再给我取瓶啤酒吧。”

’我给取来送上去了，他还冲我点个头：“谢谢啦！”

’遇上他顺心的时候，兴许还剩下小半瓶子啤酒，赏给我喝。

那狗娘养的赫老爷（他指的是‘赫爱尔’神甫，‘赫爱尔’也是汉名），可就不是个玩艺儿了，我们下人背地里叫他‘胡萝卜’，他那酒糟鼻子真比胡萝卜还红！

’胡萝卜’使唤人谱儿可大了。

一声吆喝：“给我拿酒去！”

’咱就得颠颠地赶紧下地窖子。

稍微慢点他就兴许扬手打人。

有回我从地窖子上来，攥着酒瓶的手直打哆嗦，‘胡萝卜’就跟我吹胡子瞪眼：“你他妈的怎么回事？”

抽的哪门子筋？

’这小子北京话练得挺油，可不好对付了。

我就说：“大暑天一身的汗，猛不丁往地窖子里一钻，冷气激得受不住，咋不哆嗦呢。”

’他嫌我顶撞了他，非罚我到地窖子里蹲一个钟头不成，咋求情也没用，他连推带搡，愣把我推了进去，‘咔哒’锁上了木板门。

我就穿着个单褂儿，在地窖子里冻得上牙直跟下牙掐架……多亏了人家‘面包’仗义，不满一个钟头，就把我放出来了。

我听见他一个劲地埋怨‘胡萝卜’，说‘胡萝卜’心太狠，不合上帝的旨意；‘胡萝卜’跟他吵，他还是护着我……”想想看，当我听见石大爷说出这么一连串大有问题的话语时，心里该多着急。

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地交头接耳。

我实在耐不住了，便趁上去给他斟水的机会，似乎是很自然地插进去说：“两个神甫本质一样，

’面包’比‘胡萝卜’更阴险，因为他具有欺骗性……天下乌鸦一般黑嘛！”

”唉，糊涂的石大爷啊，他竟偏过头，望着我说：“乌鸦也不尽是黑的，我就在这府后头的花园里，见着过灰脖白肚的山老鸱。”

”同学们“轰”地全笑了，我气得脸都白了，往他茶杯里倒的开水溢了一桌。

我心里暗暗埋怨老曹，干不该万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，看他给荐了个什么样的报告人，竟然对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这样天经地义的话也提出异议，事后我的“消毒”工作多难做……我怕他再往下说更“出轨”，便引导地说：“您除了忆自己的苦，也可以把咱们学校原先是贝勒府时候的事儿说说，

## &lt;&lt;如意&gt;&gt;

让我们知道知道府里奴仆受压迫的惨况……” 他嗽嗽嗓子，想了想便说：“贝勒府里缺大德的事多的是！

别的甭说，光是到花园子里填井的丫头，我就听说过一巴掌的数儿。

活得好好的干嘛往井里跳哇？

还不是让贝勒给糟践了。

后来花园子拆了，井也填了，可那冤魂儿还不散，我就见着过……” 我一听不妙，真怕他当着这么多个“祖国的花朵”，讲类似给我讲过的那种鬼故事，便立即打岔说：“石大爷知道的事可真多。其实您不必限于讲贝勒府的事，也可以把咱们这个地区穷人在旧社会的苦诉……” 他一口喝下了半杯茶，接过我的话茬说：“人一穷可不就得受欺。

咱们这个地方过去受欺侮遭磨难的人可多啦……就好比咱们学校南边，竹叶胡同十四号里的金家姐妹儿们，受的苦大呀。

要不是她们姐俩互相照应得好，又赶上这新社会，早不知道撂在哪个旮旯里成了鬼啦……” 又是“鬼”！

我看再不截住他，是非出辙不可了，便趁他停顿的当口宣布说：“石大爷年岁大了，最近身体也不大好，今天就暂时讲到这儿吧。

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感谢石大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！

”于是，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，便把他欢送走了。

我说“生动的一课”，不过是例行的客套话，可是对于学生们来说，这仿佛的确是生动的一课；一连好多天里，同学们都议论着“面包”和“胡萝卜”，“金家姐妹儿们”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。

一周以后，班委会的小干部们来找我汇报说：“同学们纷纷提出建议，希望把竹叶胡同苦大仇深的金家姐儿俩请来忆苦。

”

<<如意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